

延续《裸婚时代》式的幸福甜蜜，媲美《咱们结婚吧》中的爆笑爱情，
一场幽默的爱情喜剧让你笑到流泪。

有那么一个人，在似水流年里与你再次相遇
最纯粹、最动人的青春恋曲，
最勇敢、最深沉的不渝深情！

QIAN NIDE SHOU
XIAOKAN SISHUI LIUNIAN

牵你的手， 笑看似水流年

方草心 ◆ 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牵你的手，笑看似水流年方草心著. —北京:中国
言实出版社, 2014. 6

ISBN 978-7-5171-0543-5

I. ①牵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83118 号

责任编辑：陈昌财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：100101

编辑部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：100037

电 话：64924853（总编室） 64924716（发行部）

网 址：www.zgyscbs.cn

E-mail：yanshicbs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6

字 数 232 千字

定 价 29.80 元 ISBN 978-7-5171-0543-5

目录

- 第一章 我是相亲的木偶
- 第二章 隐藏的爱恋
- 第三章 愿为悦己者容
- 第四章 落花时节再相遇
- 第五章 我只是你的路人甲
- 第六章 爱我的我不爱
- 第七章 刻意的靠近
- 第八章 心事被看穿
- 第九章 李想的理想
- 第十章 啼笑皆非的合家欢
- 第十一章 尴尬的碰面
- 第十二章 丑媳妇见公婆
- 第十三章 我的春天来了
- 第十四章 暗恋终结日
- 第十五章 爱情的迷惑
- 第十六章 真相总是很残忍
- 第十七章 就这样结束了
- 第十八章 姐姐站起来
- 第十九章 我想为你披嫁衣
- 第二十章 动物的悲歌
- 第二十一章 围城门口
- 第二十二章 非常婚礼时光
- 第二十三章 婚姻是本难念的经
- 第二十四章 辞职风波
- 第二十五章 好运却不好孕
- 第二十六章 重要的决定
- 第二十七章 天使降临
- 第二十八章 不曾忘记的事业
- 第二十九章 我终于爆发了
- 第三十章 宠物中心初建成
- 第三十一章 迎接小生命
- 第三十二章 马哲的蜕变
- 第三十三章 感情横生枝节
- 第三十四章 来者不善的红颜
- 第三十五章 我赌一次信任
- 第三十六章 温情的力量
- 第三十七章 我愿与你牵手相依
- 后序

第一章 我是相亲的木偶

我叫马列，“马列主义”的那个“马列”，光听名字就知道我父母有多么又红又专。值得说明的是，我是女生。这个必须说明，因为这种有革命气息又很阳刚的名字，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男性。

我敢发誓，这个名字是我周身上下、从内到外最有个性的一项了。除此之外，我的一切都中庸到无以复加，用一句大白话说，就是一个相当平凡的人。我是全天然无公害、走到人堆里立马与人群和谐在一起、马上消失的那种女孩。

还有一项本来值得骄傲、最近也骄傲不起来的事，就是年龄。我 80 后生人，正大步向 30 岁的门槛迈进。曾经自觉花样年华，年轻……呃……不太美貌，可凡事都不能对比。当第一批 90 后已经走入结婚殿堂、又快速从婚姻坟墓里跳出来的时候，当 QQ 空间和微博微信里越来越多的伙伴们晒孩子照片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真的也不年轻了。

从此后，我再也不敢发什么装嫩装纯、无病呻吟、还浪漫得无可救药的文字和图片，并且还掩藏起了自己的愤青气质。因为在朋友们“孩子尿了”、“孩子会坐了”、“孩子病了”、“孩子真聪明啊”这样的从从内容里，我必须收藏起自己的另类。

真的是另类，在传统的观念里，到年龄还不结婚就比野生动物园的大猩猩还另类。

我不高不矮，不肥不瘦，不美也不丑。真的不是我自恋，我真不属于丑的。虽然听说这个世界上自恋成痴的妹子们越来越多了，但我绝对不是属于那一国的。我就是一个最大众的相貌，对任何女人都造不成攻击性。试想能有几个人长成青霞和冰冰那么美？所以你知道了，我就是那个勇于承认自己长相平凡的女生。

我穿得也很中庸，没钱穿过分高级的，但也不穿那些花里胡哨质量很差的伪时尚。中规中矩，身上的色彩很少超过三种，灰黑白居多，超过了三种颜色也一定是加了围巾或鞋子。春秋两季的风衣、夏天的 T 恤和牛仔短裤、冬天的羽绒服，是我的季节符号。再加上 165 厘米的中等身材，无论从哪里闪过都成不了亮点。

我上的大学既不是北大也不是清华，却也是国家重点的综合性农业大学。念了一个不热门也不冷门的专业：宠物医学，你硬要说兽医也随便，我也不能让警察把你抓起来。之所以说这个专业不冷门，是我的老妈和老姐定义的。当时我嚷着这个专业太冷门，我妈扯着嗓子教训我说：“这也叫冷门？你看我们小区花园里天天猫儿狗儿的有多少？这是市场需求你懂吗？没让你学考古就算不错了！”

哎，你还是我亲妈么？明知道我天生就对小动物过敏，不只一次因为摸小狗的毛而打喷嚏打到眼珠子都快崩出来了，还让我学这个？考古有啥不好的，哪天改行了说不定还可以写本盗墓类的畅销书籍呢！现在好，学宠物医学，一毕业就改行，还一改就差了十万八千里，做了广告公司的副总经理助理。

要说当年能在这么一个不错的广告公司顺利找到助理的工作，还是要感谢下我的专业。因为我的顶头上司，就是我要天天服务的那位领导，孙威，孙总，当时面试我的时候，一听我的专业就眼光灼灼的，很痛快就把我录用了，说实话我当时确实挺纳闷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的爱妻，爱女都是宠物控，有我这个助理在，工作之余还能免费帮她们全方位三百六十度地传授宠物护理的方法。

这让我一个头八个大，我那时候狗毛过敏已经稍好一点，可还没有好全。为了那个还不错的薪水，我忍受了一周一次去他们家与一只大狗三只小狗假装亲密的考验。他家的狗狗们在我的专业知识调教和冒着生命危险护理的情况下，长得体壮毛亮，眼神可爱，足能够萌死一大波爱狗和不爱狗儿的人。

我工作还是挺努力的，就像“笨鸟先飞一样”，我是“丑鸟先飞”，既然没有天使的相貌魔鬼的身材，没有志玲姐姐那么嗲得让男人肾上腺素快速升高的娃娃音，就得从工作中努力。

本来学了个宠物医学专业，无论做什么行业都属于半路出家，再不努力点，估计还不到 30 岁就被后浪拍在沙滩上了。

今天下班后，我慢腾腾地把最后一项工作的内容做完，又慢腾腾地把孙总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桌收拾好，然后就慢腾腾地下楼了。

之所以慢腾腾，是因为我在逃避一件让我相当烦燥的事，就是相亲。相亲就相亲吧，还有两个更为麻烦的人物陪同：我妈和我姐。

这两位对我相亲的热衷程度，不亚于我看见帅哥就口水直流的程度。她们两个一老一小全是家庭主妇，平时啥事没有，挣钱养家的事都是各自的男人的。她们只负责相夫教子、打扫烧饭，还有家长里短和明星八卦。

我不只一次说，我和我姐，绝对不是一个妈生的。

我还常说，既生姐，何生我？

我姐叫马哲，也是一个响当当、当当响的男儿名字。我真不知道我的父亲到底是多么崇拜那几个老头，反正如果再生个弟弟妹妹，肯定会叫什么马主、马义、马思、马想之类的。

我姐比我大三岁，但看起来比我小，因为她特别喜欢穿萝莉的衣服，特别喜欢嘟着嘴自拍，特别喜欢看韩剧。只要这剧里有癌症、有车祸、有帅哥、有私生子，那她一定是忠实拥趸。她的头上永远都有一个花里胡哨的头箍，或是一块星星点点的布，我经常误以为她是一时心急把内裤或是抹布裹在头上。

我姐早早就结婚了，所以她有大把的时间关心我的婚事。她在 20 几岁的时候就遇见了所谓的真命天子，谈了两年，背着家里人偷偷地领了结婚证，很果敢。结婚后还顺顺利利地生了一女娃，叫多多，已经三岁。

此刻，我远远地就看见她俩，她们脖子伸得长长的在向我这边张望，一看见我出了电梯，就兴高采烈的跑过来，脸上红扑扑的。

姐姐一把抓住我，塞给我一个大纸袋子，里面分门别类地装了衣服和化妆品。她推我往洗手间的方向走，催着说道：“怎么这么慢？快点快点，去化个妆，再把这条裙子换上！”

“不会吧？现在已经立秋了，你让我穿夏天的裙子？”虽然裙子还躺在塑胶包装里，但我一眼就看出了它的清凉：面料太少了。

“去西餐厅吃饭，当然要注意一下衣着。你要是嫌冷，先把外套披上，到时候脱了就是。快点吧，都几点了？”我姐可没什么耐心，就差把我揉成一个球，直接推着滚进卫生间了。

我知道反抗也没用，于是自觉地加快了脚步。到了卫生间，我姐手忙脚乱地帮我换衣服，我妈在旁边假模假样的帮着忙，无非就是拽拽衣角，提提胸罩带啥的。

很快，镜子里第二个马哲出现了！那不是我，那是第二个马哲！有着她觉得漂亮的衣服，和她喜欢的口红颜色。我姐硬生生地把我打扮成了第二个她。唯一不同的，就是她的头发上照旧有个夸张的带子，而我没有。

“列列，多漂亮！”我姐说“漂”字的时候，我相信一定有物体喷到对面的镜子上，很夸张也很用力。

“啧啧，列列，你看你姐把你打扮得多美。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啊！”我妈也附和。

我都想哭了，实在看不出哪里美。不过我早已习惯被她们捣饬了，加上我对相亲的对象从来都不在乎，所以也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美。对方看不上我，才正合我意呢。

带着我的小聪明和小心思，我们三个女人出发了。

地点选择在一个装潢得俗不可耐的西餐厅里，说它俗不可耐，实在是为那个放在店中间的三脚钢琴叫屈。那钢琴用几根红色的绳子圈着，钢琴上面同样盖了一块红色的布，布上面的颜色忽黄忽红，还有一层薄薄的灰。我平生最看不起这种附庸风雅的做法，雅是在骨子里的，摆出来让人看，气质上就输了一大截，何况连摆设的功夫也没做好。

“真漂亮啊！”马哲明显和我有不同意见。

我选了一个位子坐下，我妈和我姐坐到了斜对面那个椅子上，她俩要帮我把关。因为这家餐厅菜价不低，她俩又舍不得花太多钱，于是一人叫了一杯咖啡，配上店里免费赠送的纯净水和一小盘瓜子，在那里等着那位相亲对象的到来。

十五分钟过去了，还没有见到人。我的火气腾地就冲上了脑门：你一个大男人早点到会死啊？还让我一介小女子等上半天。再数五分钟，再不来本小姐立马走人！

结果五分钟过去了，人还是没有到。我没有那么自豪地甩胳膊走人，实在不敢。我饿极了，一气之下点了一客挺贵的套餐，打算报复一下他的迟到行为。

餐到后我就自顾自地吃起来。我妈我姐可急坏了，这样不顾形象地大吃二喝，非把男人吓跑了不可。我姐二话不说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，把我刚吃了几口的牛排套餐全部搬走了，当然，是搬到她的桌子上。

我喝了口咖啡继续等。店里客人不多，谁打个哈欠别人或许都能听见，但我真的有了困意，于是用力地打了两个哈欠。我知道我妈她俩肯定不会放我走，所以也就乖乖地等，只想着见了面后快点回家，要知道上一天班好累的。

他终于出现了。

一个高大瘦削、不太帅气、西装革履、气质很老成的男人。他肩上挎着一个同样老成但看起来质地很好的包，右手拿着手机。他对照了一下手机里的照片，又看看我，问到：“马列小姐？”

“是我。”尽管心里一阵火，礼貌上总得过得去。

“我太忙了，天天都是一堆人找啊。”男人说完后，坐下来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祝慕鵠，你应该已经知道了。呵呵，我的名字不要念错哦，你知道是哪几个字吗？”

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。心里却在想：老娘管你是哪几个字，迟到了连句“对不起”都不说，你家人没教过你懂礼貌吗？

“我的名字啊，特别难写，‘慕’这个字很少见的，‘鵠’也不常见，读‘ào kūn’，别读错了啊，读错了是要闹笑话的，呵呵。父母给我起这个名字，意思是希望我成为……”

“‘骄傲的大鸟’，是这个意思吧？不好意思，这两个字我还凑巧都认识。”我说。

“真难得！太难得了！我对你刮目相看了呢，我就说，我们一定有共同语言的。”这只骄傲的大鸟有些惊讶，只因为认得这两个字，他就已经把我归为了知己。

我应付地笑了笑，跟他说：“你点餐吧。时间不早了。”

这只大鸟只一句话，我的眼睛就瞪到有史以来最大。他若无其事地说：“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已经吃过了，你还没吃吗？”

废话！我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没，没有吃。”都吃过饭了，还约到餐厅来干吗？

“那你叫一点吧，顺便帮我要杯咖啡。其实吧，相亲时最好不要吃东西，喝点就行了。吃东西，那个形象，如果再加上喝汤时的响动，吱溜吱溜的……不太利于给对方留下好印象，对吧？”骄傲地大鸟向我传授经验。

“好吧，我也不太饿，不吃了。看来祝先生你经常相亲啊，这么有心得。”我挖苦他。

“是啊，相亲相得我都要破产了……”意识到说漏嘴，他马上打住，回到他之前的话题，继续介绍自己：“你知道祝枝山吧？就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，五百多年前也是响当当的人物，他的书法造诣很高，很值钱的。不，当然，说钱就俗了，那是艺术，艺术是无价的。”

我点点头表示知道这个人，看过电影就知道了。唐伯虎先生的最佳损友之一，才气逼人牛气哄哄的，谁不知道啊？

祝慕鵠表情很装，既想得意，又故作深沉，眉毛一挑一挑的。他说：“我就是祝家的后裔呢，不过家谱不小心被爷爷烧掉了，具体情况不明朗。所以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文化人，就看我爸爸给我取的名字就知道了，多有内涵！我虽然最后学了医，转了一个行业，不过好歹也没给祖先丢脸，很顺利地就读上博士了。”

他说这些的时候声音不低，藏都藏不住那股神气劲儿。这让坐在不远处的老妈和老姐都听得清清楚楚，她们两个偷偷地向我竖起了大拇指。我恶狠狠地瞪了她们一眼，随即把视线快速收回。

祝慕鵠，这只骄傲的大鸟没理会我的表情，继续说：“我这个名字啊，不管是上学还是上班都出了很多的笑话呢，连语文老师都不认识，你看，我爸多有文化啊。”

我有点坐不住了。先不管你是不是祝枝山的后人，虽然我希望你不是，因为我很喜欢祝允明先生，不希望他老人家有你这样的后人。其次，你见过一个男人自恋到连名字都要炫耀好半天的吗？反正我是没有见过。

我说：“是挺有文化的。博士，厉害！”

祝慕鵠很受用，脸都快乐成了一朵花。他说：“我都感觉到你对我崇拜的气息了！我知道你只是本科毕业，不过没关系，做我的妻子也不需要太优秀的，而且你的专业和我总算还有点联系，不至于没有共同语言。你知道吗？我最怕我在说一些专业术语的时候，自己的老婆听都听不懂。”

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我想他说的这番话，并不是赞美。

“我从小到大都是班里的尖子生，已经习惯了大家对我羡慕，或是崇拜，所以你被我的资历吓着了，我一点也不奇怪。我从上小学开始，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每次省里市里的领导来学校参观，都是我代表献花，我都忘了我到底献过多少次花了。上中学时，我就代表学校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比赛，得了奖，当时还是一个世界著名的数学家给我颁的奖；上大学时，我见大人物的机会更多了，哈哈。”祝大鸟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的光辉史，嘴唇上下翻飞巴拉巴拉，居然一点也不渴。

我说：“我有着和你类似的经历呢……”

他眼睛亮了，问：“真的？讲来听听。”

我可是很渴，喝了一大口咖啡，像是喝可乐一样的一大口。喝完后，我对他说：“我奶奶去得早，小时候每年清明节，也会给我奶奶献花圈，每年都献，好多花圈还是我自己扎的呢；长大后，也见了不少大人物，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大学校长。不过，见的时间也不长，在一次‘清正廉明工作报告会’的演讲台上，还没演讲完的他，就被警察叔叔带走了。我很怀念我奶奶，还有他。”说完脸上搭配一副悲伤的表情。

他的脸色变了，咬着嘴唇说道：“你这个，是在故意和我作对？你这人心态就不对，没有好的资历不要紧，不能嫉妒别人的好啊！你挖空思想要在某一方面战胜我，这样心理就平衡了吗？我本来还以为我们志同道合呢，看来，还是要让我失望了。”

我料到他会是这个表情，没太在意，笑笑说：“我也觉得你不是我想要找的那个人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各回各家、各找各妈吧。”说完我向服务员招手过来结账。

服务员拿着单子过来了，把单子给他看，笑容可掬地说：“先生，一共是 520 元。”

“什么？”他青筋暴起，几乎是抢一样地把账单拿在手里，嘴里嘀咕着说：“怎么可能？只喝了两杯咖啡而已，嗯？这个套餐是怎么回事？”

服务员说：“是这位小姐点的一客套餐。”

祝慕鵠嘴角一撇说：“哦，是这样。那我喝的咖啡是多少钱？45 元对吧？我把咖啡钱付了，剩下的这位小姐付。”说完从包里拿钱，眼睛没再敢看我。

我可以肯定，他不是我见过最奇葩的，但一定是我见过最不要脸的。我豪气地对服务员说：“他的咖啡我一并付了。”

服务员拿着我的信用卡走了。祝大鸟扔过来一张 50 块，不客气地说：“谁要你请，各付各的。记得，找我 5 块钱。”

等付好账后，我先起身离开座位，和他说：“祝先生，说实话我谢谢你，让这次相亲这么快就结束了。既然都不是对方的菜，那我们就别浪费时间了，拜拜啦。”

他也腾地站起身，伸出右手食指指着我说：“坐下！从来都只有我甩别人的，哪有你甩我的道理？听着，现在是我说，我看不上你，知道吗？拜拜。”

他走了。我盯着他越来越远的屁股半天没有缓过神来。这就是我妈嘴里说的优质男人？这就是我姐嘴里说的高富帅？这种天天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可怜虫，能找到另一半才怪。

等他的背景消失在门外，我才低头看了看手中那张可怜的信用卡，对它说：“对不住了，今天晚上用你花了一次最冤枉的钱。”

第二章 隐藏的爱恋

等祝慕鵠走了，我穿着我姐给我的那身奇怪的裙子，带着一肚子气跑到她俩面前，拿着信用卡冲我妈说：“妈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给我报销，弥补我这天外飞来的一笔巨额开销！”

我妈持保留态度，看我气呼呼的样子又不敢多说，只好支吾着说：“这小伙子，我看还可以，一表人才的……还那么优秀。”

我姐也说：“列列，听我说，姐最有发言权了，再美好的爱情，结婚后迟早一天都会没有激情，那时候生活稳定、口袋里有钱才是正道。这男人是学医的，还是博士，嫁给他你生活就大可不必愁。”

我瞪了一眼马哲，说：“姐，你的大餐吃的上瘾吧？我才吃了几口你就端走了，你马上给我报销。真是的，吃大餐都堵不住你们俩的嘴。我是你的亲妹吗？妈，我是你亲生的吗？凡是有血缘关系的人都不会舍得把我送入这样一个男人的魔爪！这算什么？找个老婆来天天崇拜他，那我是不是还要逢初一、十五给他上三炷香供起来啊？见过自恋的，没见过自恋到如此境界的。你知道吗？就祝慕鵠这样的男人，他的存在，就是为了告诉全天下的男人说：你们都很正常！”

马哲抹了一下嘴角的黑胡椒，说：“得了，又泡汤了。咱回吧。”

我妈不死心，说：“你祝叔叔他们看起来挺好的家庭啊，书香门第，一家人都是搞学问的。肯定是你这孩子太不听话，怎么什么人到你嘴里都变得那么差劲呢？”

我简直快要笑掉大牙！什么祝叔叔，压根就是我妈的一个前同事的姐姐的亲戚来着。我没见过，我妈只见过一面，就“祝叔叔”了。

我相信，祝慕鵠一定没有辜负他爸爸对他的期望，他确实做了一只无比骄傲自满的大鸟，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飞得那么目中无人。而且我也相信，他这种性格的形成，他家人的教育和影响必定少不了，也就是说，很可能是奇葩一家亲。

我妈心情变得有些不好了：“你这孩子，看谁都不顺眼，这样下去怎么行？都要 29 了，按我们老一代的说法，虚岁都 30 了。30 了啊！你说再有人给你提亲，一听说是个 30 多岁的老姑娘，你妈我还能自信得起来么？”

我看见我妈难受，心里有些不忍。本来想说几句宽慰的软话，不料被马哲小姐抢了个先，她说：“妈，放心。妹的婚事交给我了，我马哲的妹妹能嫁不出去？”

我再一次证明，这话不是表扬我的，是表扬她自己的。这就是马哲，我的亲姐，每句话都不忘记赞美自己，再发展一下，就可以和祝慕鵠去作伴了。

我拉着老妈撒娇道：“妈，求你了。对象让我自己找，我的眼光你一定放心。我这么好，又这么……那个，朴素，肯定会有人喜欢我的。你看，我也在为找男朋友努力啊，为了不把那些男人们吓着，我都瞒了专业，又换了工作，你要看得见我的诚意啊。”

我实在说不出自己“又这么漂亮”这样的话来，说了我姐肯定会在旁边笑，所以我只能说“又这么朴素”，想想眼里就全是泪。

我妈也没再说什么，说：“走吧，我们回吧。妈回去给你钱，多买几件漂亮衣服。”

马哲觉得我妈偏心了，醋意泛滥，不过这敌不过她想拍照的心。她拿起手机，头快要低到胸上了，手机拿得老高，绝对不只 45 度角。换了几个背景，摆了几个 POSE，咔嚓咔嚓地拍了几张后，把手机拿给我看，说：“你看，效果不错吧？”

我没好气地说：“是啊！皮磨得不错。除了头皮和眼睛，就只看到一个尖下巴！”说完扶我妈起来，拉着她往外走。马哲在后面紧跟着，一边走还不忘对着餐厅取了几个景，十足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丢人样子。

立秋季节，白天有点热，一到晚上还是有了些寒意。我穿着我姐的这件丑到破表的裙子，披着我的针织小外套，站在人数依旧不少的公交车站等车。

一辆看起来不错的小车停在我的面前，车窗慢慢摇下来后，里面有个男人向我招手。因为他在另一个方向，虽然他尽量地把头压低向我打招呼，在夜色里我还是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认出来：是我的大学好哥们梁爽。

梁爽晃着一个胖脑袋，招呼我上车。他大概没想到我身边还有两个女人也在一起等，只是高兴地喊：“马列，快点，这儿不能停车。”

我们母女三人兴高采烈的上了车，她俩显然比我还高兴。

再一次说说我妈妈的腿脚，那是一双神奇的腿脚！平日里经常念叨腿脚不好，家里面各种补品、膏药、膝关节保健带，下楼时都要有人扶着。但是只要一有喜事，或让人兴奋的事，我妈欢呼雀跃或快速奔跑时，那双腿脚的灵活程度就不亚于舞蹈演员了。套用一句广告词就是：腿脚宛如新生，只有它！

坐在车上，梁爽显然有点吃惊。他大学里是喜欢过我那么几天的，他肯定以为今天就我一个人，两个人共处一车可以叙叙旧什么的。没想到一下坐进来三位，他显得有些不自在了。尤其是我妈和我姐，从上车后就一直盯着他看，目光对视后就尴尬地一笑，让场面变得相当滑稽。

我不得不说，我姐和我妈，真真是一对活宝。她们能在万千男人当中一下子就闻到对方是不是单身的气息。只要一听到“单身”、“男性”这几个字，她们眼睛就像孙猴子的火眼金睛一样，对着猎物分析起来，恨不得一下就看透对方的全部档案。

“小梁也是北京人么？”妈妈开始问话了。

噗……还山顶洞人呢。

“阿姨。我是山东人。”梁爽开着车，注视着前方，有点紧张。

我赶紧打圆场，把头转向后座，和我妈说：“妈，人家梁爽是好心送我们回家，咱能别给人压力么？他一边开车，一边和你们聊天，多不安全。”

我妈白了我一眼，又不得不说：“好的。小梁专心开车吧。你看人家，年纪轻轻就有这么好的车了，真有出息。”

我看见梁爽偷偷地笑了一下，我以为我没有察觉，可我看到了。据我分析，他一定是听见我妈的表扬得意得不行。听说男人就喜欢别人表扬他们能干，我看此言不虚。

梁爽偷偷地打量了一下我的着装，偷笑变成了取笑。他低声地问：“多日不见，着装品味倒是发生变化了，你平常上班都这么穿吗？荷叶边吊带再加上小褶皱裙摆，还是粉色，是想招桃花么？”

我心里暗爽。马哲啊马哲，你终于知道不只是我怀疑你的服装品味了吧？时尚这玩意儿，你要是不懂就别碰，不如像我一样老老实实穿一些简单的衣服。

我想马哲一定在后面气炸肺了，好在有外人在不好发作，只能生闷气。我用我在大学里对梁爽的称呼说：“爽啊，我穿这个，是跟我妈我姐去吃喜酒的。我平常才不这样穿呢，掉价。”

我能想象后座上的马哲脸黑的像包青天的那种神情。

很快就到了我家楼下，梁爽很绅士地下了车，跑到后面扶我妈。我妈被伺候得高兴了，随即邀请梁爽楼上坐坐，梁爽看看我不情愿的脸色，就借口还有事，谢绝了。

我妈看人家不愿意，不好强求，转而又开始唆使我，说她和姐姐先上楼，让我多和梁爽说说话。说完以后，她那神奇的腿脚再度展现了神奇，一溜烟就跑进了我家那个就等着拆迁的老楼道里。

梁爽看她们走后，终于忍不住了，冲着我哈哈大笑，笑声都是满满的挖苦。我捶他一拳，恶狠狠地说：“笑什么笑？谢谢你送我们回家，我要上楼了，你慢走！”

梁爽用那种戏谑的小眼神儿看着我，说：“看阿姨那个样子，定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你嫁

出去了。你看啊，我又不是大帅哥，只是中等姿色吧？阿姨看到我都激动成那样，可见你让你妈有多着急！不用说，你今天肯定对我撒了谎，你这哪是去喝什么喜酒啊？分明是去相亲的。你忘了你曾经说过最讨厌参加婚宴了吗？”

我的心思被看穿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承认道：“你就假装不知情会死吗？是，我今天是去相亲了，怎么着？而且，这件是我姐的衣服，妆也是她帮我化的。”

梁爽说：“我就知道！不过我好像得罪了未来的大姨子，改天得说点好话哄哄。”

我看他那副占尽便宜的小人得志样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吼他道：“谁是你的大姨子了？梁爽同学，我要郑重声明，你别打我的主意。就你这张嘴我就不喜欢，一个男人家家的，尽贫了。”

梁爽被我说的不吭声了。我有点过意不去，马上嬉皮笑脸地道歉说：“不过还是有很多女人喜欢男人这种风趣感，你肯定能找到仰慕者的哈。我上楼了。”

梁爽把我叫住，一本正经地问：“你现在都被剩下了，嘴皮子还是这么不饶人。你看，当初同意了我的追求多好，省得你妈为你操心。我虽然不是个大帅哥吧，好歹长得也不赖，就是生活水准太高，虚长了二十几斤五花膘，但这不影响我的形象，你看是不是？”说完，他挺了挺身子，把西装的一角叉到了腰后，露出一根黑色的皮带，上面的图案非常可乐。

我也笑了，难得地收起了玩笑态度，认真地问他：“别逗了，说点正经的，你现在在做什么呢？”

梁爽也正经起来，说：“我还是老样子，不过换了个工作，在一家外企做销售，收入还凑和能过日子。现在做了四年了，有房有车，虽然房子是贷款的，也不错了吧？女朋友谈过一个，没成，现在就等着结婚生娃了，没啥别的追求。”

我说：“你还没有追求？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属你最滑头，明明暗地里在努力学习，却总在同学们面前喊‘我一点都没心思学习’、‘熬不了夜’这类虚伪的话。才毕业几年就买房买车，还是凭自己的努力，已经很臭屁了好吗？过分低调惹人恨的。”

梁爽说：“我们的同学四十三个人，只有三个在做本行。还有一个开了家动物诊所，几年下来，还出了一本宠物的书，算是最坚持的。其它的同学嘛，全都转行了。”

“人各有志嘛！”我总结道，然后对他说：“快回吧，不早了。留张名片，改天找你玩。”

梁爽从车里找了一张名片给我，我也留了电话给他。他钻进车里，和我挥手告别。走的时候又把脑袋探出来，问我：“你还和李想联系么？”

李想这个名字我听听还是有反应的，只不过这是我的秘密，藏在心里从未示人。我越是若无其事的回答，我的微表情就越是出卖我。因为我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不敢看对方，两只手还非常不自在地摆来摆去，我说：“有啊，以前偶有联系，最近没有他的消息了。咳，老同学们联系的越来越少啦，老了老了。”

梁爽像是洞悉一切似的诡异一笑，没有拆穿我的欲盖弥彰。他坏坏地看着我说：“我前段时间倒是见过他，一起吃过一顿饭。他可没有时间跟大家联系，正谈恋爱谈得甜蜜呢，和那个小女友粘的哟……”

看他故意要气我的样子，我挥动了拳头，要扑上去揍他。他又补充了一句说：“改天我组织个同学聚会，你一定要来啊，到时候我一定帮你把李想叫上，哈哈哈。”说完发动引擎，终于滚了。

我看了看即将消失在夜色当中的车，又回头看看从我家窗户里探出来的两个八卦的脑袋，向她们比了一个“没事了”的手势，又拽了拽被风吹起的裙角，回家。

李想是我们的同班同学，是我们那个班里唯一拿得出手的男生，是全班女同学花痴的对象，当然也包括我。李想的入校分数是很高的，当年进入农大的几千新生里，他的高考分数排在前五名。据说这是李想最不愿意提起的往事，因为对他来说这是命运的玩笑。他一心只想上名声最亮的那所大学，只因几分之差，就便宜了我们这所大学，学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专业。

他成了我的同班同学，也成了我们班女生的梦。

据李想说：他的高中母校从此一直都拿他当教材，教育那些不认真填报高考志愿的学生：看！志愿没填好，毁了吧！

我对李想的喜爱一直深藏于心，从未向任何人提及，除了梁爽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思。当年梁爽追了我几个月未果，非常怀疑我这样的条件居然还对他挑三拣四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慢慢地发现了我追随李想的目光，才恍然大悟，就此对我放手。

不过我始终没有和他承认我有这件事，一口咬定是梁爽自作聪明而已。

我的笔记本电脑里有一个加密的文件夹，里面藏满了关于李想的秘密。他的喜怒哀乐、兴趣爱好、他每一次的恋爱，我都记在那里，并且在每天的日记后面，加上一个代表当天心情的表情。那天我再次打开这个文件夹，发现大学整整四年里，表情基本是清一色的苦瓜脸。

虽然班里的女生都对李想垂涎三尺，但李想的众多女朋友中没有一个是我们班上的。他大概在内心恨极了自己的这个专业，有意无意地躲避着。看着他那些长得像洋娃娃一样漂亮的女朋友，我的自卑心情无以复加，更不敢将自己暗恋他的心思告诉别人。

因为，我怕成为别人的一个笑话。

那一定是个笑话。

第三章 愿为悦己者容

坐在我对面的，是我又一个相亲的对象。他这是第一次见我，手中就捧着一束玫瑰花。我看到他那束花的时候，不喜，只惊，有一种撞墙的冲动。

我发誓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相亲，以后不管我妈我姐如何求我，我都不相亲了。我不能将我有限的美好人生都奉献给了这些二到无穷大的事情。

不过好在这个男人是重视这次相亲的，比起那个祝慕鵠来……哦，我真的不太想叫这个名字，这个自以为很有文化的名字，我叫起来都觉得别扭异常。言归正传，比起那个骄傲的大鸟来，他好太多了，起码没有让我负责饭费，这是最最重要的。

玫瑰男，我真的懒得记这位相亲者的名字。因为相亲次数太多，我的脑容量已经明显不够用了，我们姑且叫他“玫瑰男”吧。

玫瑰男一看到我，马上露出欣喜之色：“原来你和照片一样啊，真好！”

我实在听不出来这是夸奖还是贬低，赶紧问：“你的意思是？和照片一样……漂……亮？”

玫瑰男摆摆手，说道：“漂……漂亮，很漂亮呵呵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看了太多处理过的照片了，PS痕迹太重，你是唯一一个和照片相符的人，没有欺骗我，我特高兴。”

我还是没有听到期待中的赞美，有点郁闷，勉强笑笑说道：“你也一样，也很真实呵呵。”

玫瑰男把花送给我后，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演讲，这点和祝慕鵠有得一拼。他说：“现在的女孩儿太会打扮了，根本用不着去韩国整容，化妆完就和易容差不多了。不瞒您说，我相亲过的几个女孩，照片拍的跟大明星似的。眼睛黑，真黑，跟个无底洞似的，可实际上拆了假睫毛，一双眼睛顶多就两个黄豆大；下巴也尖，真尖，跟三角板似的，可一看本人，就是个大饼脸。我特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化妆的，怎么拍照的？咋就这么能瞒天过海呢？”

我凑近他的脸，看着他的眼，一脸疑问地问他：“先生，你问错人了吧？你看我这样像是会化妆的吗？我没把假睫毛粘到眉毛上，已经是很不错了。”

他说：“是啊，是啊。马小姐是纯天然的，纯天然的。不过我倒是觉得，女人偶尔修饰一下，也是很好的。”

我问：“那你到底是想要化妆，还是不想要化妆的女孩呢？”

玫瑰男笑嘻嘻地，眼带意淫之色，抑扬顿挫地背起了诗：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妆罢低头问夫婿，画眉深浅入时无？哈哈哈，你看，古人化妆品不发达，可还是要化点好看的嘛。女为悦己者容，女人总是要让人赏心悦目才比较好，马小姐是有点过于素了。哈哈哈哈……不过也没事，没事。”

没等他笑完，我已经拎包而起，对玫瑰男说：“是呢，我现在觉得特别不好意思，拿这样一张素脸面对着您，那我先回去化个妆啊。谢谢你的晚餐。”

我飞奔的身后传来一句骂声：“林子大了真是什么样的女人都有，你以为你谁啊？”

是啊，我以为我谁啊？我这么差劲，就不耽误你们的幸福了。

很快老妈就打来电话，不用问，旁边肯定还有一个多事的我姐在偷听。我妈说：“列列，你总是这样，让妈很难做的。妈的朋友都被你得罪光了。”

我姐抢过电话，说：“妈妈今天在地铁上还碰到两个年轻男孩，聊了一路。走的时候留了他们的QQ，等你自己去聊呢。”

我的心已经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，这种没完没了的相亲，除了让我的自信心越来越弱之外，再也没有为我带来其它的什么。

很多次的相亲，我伶牙俐齿的吓跑了对方，其实我是想先声夺人，在别人拒绝我之前，先拒绝了别人。我很自卑。我看不上别人，别人也看不上我，我只是作为一个自卑者在垂死挣扎地自我保护而已。

我这次没有再跟妈妈犟嘴，而是认真地对她说：“妈，我知道你为我的婚事操碎了心，我也让你失了很多面子，但真的不要再为我张罗了。你看你，地铁上认识的陌生男人都能互留QQ号，妈，对于我的未来夫君，你的要求真的都没下限了吗？我知道自己适合啥样的人，我自己找，保准在30岁之前嫁出去，好不？”

我妈被我说得有点动容，一时就答应了，说：“好，我不管你了。你自求多福吧。”

挂了电话，还不想回家，就一个人去商场里面闲逛。每次走到有镜子或玻璃的地方，都会悄悄看看镜子里的自己，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糟糕。

不差啊！

我家在北京，一家四口住在一个7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，挤是挤了点，好歹不用花租房子的钱。姐姐出嫁后，只剩下三个人住，本来是足够了，可这家伙经常没事就跑回娘家，动不动就要和我挤一个被窝，还占用我的半个衣柜，所以我是一天消停日子都没过上。

我每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给父母开销，剩下的全是自己的。用我妈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挣钱的人了，得交饭费”，嗬，真够会算的。我家祖籍在东北，因为工作关系，早年间跟随爸爸来北京定居，但直到现在，爸妈说话还是有一些东北味儿，乡音不改。

好久没逛商场，发现不认识的品牌又多了些，全都是齐刷刷的英文名。明明是国产的，非要取个洋名字，好像不取个洋牌子衣服就卖不出去一样。

我每次买衣服都要翻一翻衣服的标签，看看价格，这是我看到衣服的第一个动作。这动作作为我换来的是服务员的白眼儿。

但我是有点存款的，我平常买东西很少，女人们喜欢的小饰品半件都没有，所以也存了一点钱。想买几件漂亮的衣服还是买得起的。摸摸钱包，狠了狠心，决定今天大放血一次。

钱不是万能的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了这个道理，当我把看上的衣服一件件指给服务员看的时候，大多数服务员都表示没有我的尺码。我再度被重重一击，扭头就走，打算去那几个欧洲的品牌看看。

几天不在江湖上行走，这世界上的人都如此苗条了吗？

两个小时逛下来，我的手里已经提了不少战利品。除了衣服外，还买了护肤品和彩妆，都是我以前舍不得买的品牌。而且重点是，我买的衣服都比我现在穿的小一号。

是的，我要减肥！我就不相信我塞不进这些衣服里去，我就不相信我不能在第一时间内抓住男人的眼光。这世界上任谁都阻止不了我寻找男人的步伐。

回家后，姐姐看到我买了这么多的东西，有点惊奇。她拿出我的衣服在自己身上比划来比划去，我一把抢过来，说：“亲爱的姐，这不是你的风格，别动。”

她又拿起我的彩妆，直接就往脸上抹，我又一把抢过来：“这也不是你的风格。姐，感谢你以前给我化妆品用，我这一只口红是买给你的，这才是你的风格，‘粉红佳人’。”

我姐开心地接过口红，大呼小叫地说：“这个牌子，哇，我都舍不得买耶！谢谢你了我最亲爱的宝贝妹妹，嗯亲亲。”

我看不惯她一口台湾腔，满脸鄙视：“拜托你别这样说话，还有，多多不需要你照顾吗？成天跑出来，一点都不像个当妈的。”

“多多啊，她爷爷奶奶都抢着带呢，都轮不上我。”马哲说。我想，姐你做人家妈妈太不合格了，你知道么？

我妈有点怀疑，她说：“列列，你是不是受刺激了，一下子买这么多东西。穿上漂亮的衣服就能找到白马王子了？妈看光这个不行，你的脾性也得好好收敛收敛。”说完又叨叨我姐：“哲儿，你别拿妹妹的东西，难得她有了这个要打扮的心。”

我说：“妈，我相了这么多次亲，你还找不到规律吗？我们每次一见到相亲对象，第一眼看什么？外表呗！外表就是最最最重要的！我算是看透了，这年头没有人看到我的内涵，看到我的纯真，都是清一色的外貌俱乐部。”

我对铺在床上的一大堆新衣服和瓶瓶罐罐，举起右手对天发誓道：“老娘的未来就靠你们了！从今往后我立志保养，外加减肥，绝不辜负老妈和老姐对我的期望，把一等一的男人抱回家。”

“是嫁出去！还抱回家呢，还想招女婿啊？”老妈被我逗笑了，说了两句就出门了。

孙总的家中。

因为护肤品用得高级了，又讲究了使用方法，按照同事乔安妮教的，层层步骤一个不落地执行，一天天下来，皮肤比以前好了很多，摸起来再也不硌手了。用乔安妮的话说，就是“皮肤的基数太低了，一用就见效”。

还有一个发现我变化的，是孙总的太太，刘嘉倩。女人看女人，眼光总是最犀利的。

“马列，你最近谈恋爱了吗？”刘嘉倩细声细语地问道。她是个漂亮的女人，平时很有修养的样子，很少见她大声说话，从未发过脾气。

“没有，没有人要！”我从来没有想对刘嘉倩掏心掏肺，她可是我上司的枕边人啊！

“需要我给你介绍吗？”刘嘉倩好心来了。

“谢谢刘姐啦！”我小心拿捏着说话的分寸，“我相亲过太多次，最后都不成，还让彼此的介绍人都很尴尬。所以我已经决定不相亲了，免得让很多人跟着我难堪。”

刘嘉倩是个聪明人，听我这样说，就再也不问了。光这一点就比我身边的一堆七姑八婶强出一百倍。现在“结婚”两个字是我的定时炸弹，一碰就能惹得我爆炸。要问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啊？本小姐我爱情的滋味还没有享受过呢，初吻还在呢，就要被迫拉埋天窗了么？

“那我就不介绍了。小马，我倒是挺好奇的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呢？”

我想了想，脑子里把李想的形象一勾勒，就随口说了出来：“我喜欢聪明一点的，长得别太丑，神秘一点，外冷内热或外热内冷都行，人品好，而且必须是个普通人。我对那种太有钱、太优秀、太骄傲的男人驾驭不了。”

我这时想到了那个祝慕鵠，心想这种优秀的、不食人间烟火的，必须靠边站。于是我把这段相亲的经历讲给了刘嘉倩听。

刘嘉倩也听得哈哈大笑。她说：“博士生多了，像这么自负的倒不多见。小马，其实你的要求也不少呢。而且我只是随便问问，你马上就说出来一大串，照我看，你肯定是照着某个人说的，我就不八卦你的秘密了。不过我是过来人，你不要觉得我倚老卖老啊，我觉得吧，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，还有一定要对你好。一个男人就算各方面条件都是顶级优秀，若是不爱你，那些条件全都是白搭。”

“你说的太有道理了！刘姐，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百年书，你要是早给我说这些，我肯定不至于是剩女了。刘姐，你以后有机会常这样教导我哈，我太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了。”我趁机大拍领导夫人的马屁。

“小马，你其实挺漂亮的，没有人和你说过吗？你以前太疏于修饰了，最近状态就不错，感觉要红鸾星动了呢。姐送你一瓶香水和朋友们从国外带回来的化妆品，平常多保养一下，等着迎接你的桃花吧。”刘嘉倩顺手就从旁边的转角柜上拿一瓶香水给我。

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，接受吧，我是真心不想吃人的嘴短；不接受吧，又怕得罪了上司夫人。正在心里打着小算盘，纠结该不该收的时候，刘嘉倩已经用她的纤纤青葱手，优雅地打开了香水，对着空气喷了喷。

“味道不错吧？”刘嘉倩问我。

“真好闻啊。”

“这些我都用不上，送给你吧，留着也是等着过期。你这么长时间照料我家的几个宝宝（狗狗），我一直没有机会谢谢你呢。”刘嘉倩执意要送。

我只好收下。心里却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，这以后得再牺牲我多少的喷嚏啊？我只想到

了以后要更多地照顾她的宝贝狗狗，可没有想到，她原来是有事问我。

“小马，你们公司最近忙不忙？”

我以最快的速度转了一下脑子，不知道她要问什么，但说忙一定没错。于是回答她：“嗯，忙呢，每年这个时候要制定明年的计划了，各部门都忙得要命，尤其是当领导的。”

刘嘉倩嘴角上扬，眼含深意，有点不信我的话。她说：“我说呢，最近我老公回来得越来越晚了，你看，这都周末了也不休息。”

我马上理解了她的意思，说：“是的，有时候我们下班了，还能看见几个领导在那里开会、做报告，领导阶层的人真不容易啊。”

刘嘉倩一时也不好再问什么，只好说：“行了，小马，今天也差不多了，麻烦你了啊。大周末的你也早点回家休息吧，谢谢了。”

我道了别，一溜烟儿的跑出了她家，手心都冒出了汗。伺候完领导，还得伺候领导夫人，步步惊心，我容易吗？我暗自发誓，以后每次来他家，控制好时间，到一定时候就让闺蜜打我电话，假装有事把我叫走。

伴君如伴虎啊。

第四章 落花时节再相遇

故事开始于秋天，就总是美好的，无论是不是皆大欢喜的结局，回味起来的画面就总有红红的枫树、厚厚的落叶，还有清亮的天。

只要我的故事里有了李想，我内心就显现出一种特有的诗人情怀来。爱情是个能让人变得有诗意的东西。会让平常大大咧咧、有点二百五的我很不一样，在别人看来，甚至在我妈我姐看来，都不可思议。

有一次我说我要当文艺青年，马哲就用一句话浇灭我的梦：“文艺青年？你用手托一下腮帮子让我看看，45度角仰望天空给我看看，写几篇文章给我看看，你有那么深沉的气质吗？要当文艺青年也行，就当写实派的吧。”

可我会弹琴，会写书法，还会画几幅水彩画，怎么就不能当文艺青年了呢？你要是我亲姐的话，你就应该知道豪迈只是我的外表，我内心很女人。

不过，从此后，我再也没有向别人说过我文艺青年的理想。

世界上最幸福的事，就是那个能让你赏心悦目的人在你的身边；而最不幸的事，就是他虽然在你的身边，但你却不是他的那个她。

梁爽的同学会马上就来了，他办事是雷厉风行，执行力强的那一种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十分想念我，在那次偶遇他之后的两周，他就叫了几个在北京的同学聚了聚。

梁爽刚开始订的那家饭店，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职业特点，一个高端、上档次但老气的地方。我曾经去过，里面的杯盘碗盏都精致得不像话，他说他经常在这里招待客户。

此计一出，其余几个同学立马集体反对。同学聚会要这么精致干什么？这么讲究非得把我们拘谨死！于是在另外一个同学的撺掇下，把地点改到了一个飘香四溢、热气腾腾的肥牛火锅城。

在接到梁爽通知的那一天，我是既高兴又紧张，高兴的是又能见到李想了，紧张的是我的美丽大计刚刚开始实施，还没有立竿见影的功效，而离聚会只剩下四天。这四天，老天爷知道我能做点什么事。

在那四天里，我天天只吃一点东西，只想看着能瘦一点。因为刚买的那几件新衣服都小一号，我不得不又跑到商店里再买一身衣服，每进一个服装店，我向服务员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：“把你们能显瘦的衣服都推荐一下！”

经过四天的身心煎熬……我发誓，吃东西的时候幸福感是飙升的，减肥的时候痛苦是真心的。我那四天里肚子一直咕噜噜响，我一听就兴奋，越响就越不吃，光怕这种声音消失。实在饿得不行就吃几口菜，连水果都不碰，弄到最后，我饿得看到老妈腌的辣椒酱都想整罐塞到肚子里。

第四天到来的时候，我终于瘦了，体重仪上显示，瘦了三斤！

我特别兴奋，把这消息告诉我妈。我妈瞅了我一眼，只一句话就把我从云端直接摔到了地上：“三斤这也叫瘦啊？我平时上两个厕所也能瘦三斤。列列，你看看你的脸，两个黑眼圈，气色差的都可以演僵尸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人吧，就像花一样，不滋润，没养分，就不可能好看，你看……”

没等她说完，我已经冲出了她的房间。我跑进厨房把一大罐牛奶都热了热，加了燕麦片，又煮了五个鸡蛋，决心要一口收回好气色。吃完后又笨手笨脚的化了个淡妆，理了理秀发，觉得一切都让人满意得不行。

还好马哲今天没有来，少了一个取笑我的。我吃完了这么多有营养的东西后，跟我妈说声拜拜，就急匆匆地冲到楼下去打车了。要说在平常我才舍不得打车呢，可今天我非打车不可！我要保持漂亮的形象，而不是在地铁里被人潮挤来挤去挤成个馅饼。